

天下观的现实意义

(英国) 柯岚安 著
徐 进 译

最近，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寻求欧洲中心论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替代理论兴趣日浓，这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拥有制度性权力来推行它的世界观。虽然著名的西方学者已经断言中国是一个现状大国，不太可能挑战国际体系，但一个关于旧日帝制中时代的理想化观点正在激励中国学者和决策者规划中国的和世界的未来。许多大中华区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简单地提供“International”、“Security”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合适的中文对应词汇，而是提倡用古老的“天下”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以反对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崛起的官方政策。

天下这个词很有意思，既因为它是中华帝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也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在21世纪正再次流行起来。一方面，杰出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选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 Tsai Lecture 讲座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在于2005年4月出版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描述了一个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天下体系》成为中国的畅销书是因为它赶上了一波有意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兴趣浪潮，特别是对如何用传统的天下概念将看似矛盾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结合起来的兴趣。

虽然中国学者近十年来已经运用传统概念——包括天下——来解释当前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赵汀阳使用源自中国的世界乌托邦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合乎规范的决策的典型例子，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讨论从边缘拉到主流地带。因此，天下不仅在公共知识分子和国际关系学者圈内成为讨论话题，而且在更广泛的大众文化和国家政策内成为讨论话题，并以一种爱国的普世主义(patriotic cosmopolitan)的面目出现。一个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策精英的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应扮演何种角色？通过上述方式，天下体系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里即将取代美国成为支配世界的超级大国的预言不虚的话，那么中国如何确定世界秩序就很重要。为了考察中国世界观，我们首先要考虑赵汀阳关于“无外”(all-inclusive)的天下体系如何通过一人世界制度(该制度根据“大度”的社会原则来包容异己)来解决世界问题的讨论。由于赵汀阳看到的是中国思想的正面，本文的第一部分就是总结他的论点。然后，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考察几个因这种对天下体系的罗蒂克式的理解所带来的哲学和历史问题，特别是它对待“他者”的方式何以会鼓励异己的“转化”(conversion)，而不是对异己的征服。本文将总结指出，天下观不是对世界政治冲击最大，而是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冲击最大。天下观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于其理论观点的精到，不如说来自于它在中国广泛的权力话语网络中的战略位置。

在赵汀阳看来，当前国际政治的问题不是存在像阿富汗这样的“失败国家”，而是存在一个“失败世界”，即一个混乱、失序的世界。虽然许多人把世界的无序状态当做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这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政治或经济体系来解决)，但赵汀阳辩称，无序世界是一个概念问题，因此，要形成一个有